

國語文成績大觀

全中國學

國語文成績大觀



上海世界書局出版

全 國
中 學 校
國語文成績大觀 第六冊

小說

應徵 穆紹良

箕香是S中學的優待生。他之所以能受學校優待，一方面固因他孜孜不倦的用功；而另一方面也因學校當局知道他家境貧寒之故。

他在S中學是初中二年級，同學中也有愛他的，但也有一部份同學，妒忌他的學問比他們好，時時揶揄他，凌辱他，一直到他哭了爲至。然而他不能反抗他們，因爲他們都是有錢人家的子弟，而自己却是個又窮又羸弱的人。

今天他又被一般妒忌者所嘲罵，紅着眼眶，哽咽着獨自從教室裏出來，心中只有悽楚，憤恨：他恨自己的命運太舛蹇了！命運會使他活活的受了經濟的壓迫，而遭人輕視，欺侮；這時他心裏又湧起一陣莫名的悲哀。

他不知不覺已踱進了閱報室，一眼瞧見那新聞報上，很大的登着一個世界書局的徵文

啓事，他仔細的把那個啓事讀完了，心裏十分欣快，他想如果這次成功，至少總可抵去方纔的苦痛；這時他眼前似乎閃爍過一道強烈的光明。

步他已把過去的悲哀忘了，很快樂的去找他的好友乍英，跑過了操場，一進校園，便瞥見乍英蹲在那裏正拾着桃花樹下的落紅。

「乍英！我有一個好消息報告你！」

「什麼好消息？」乍英立起來問。

「世界書局徵文你不知道嗎？我和你去試試如何？」他很高興的說。

「我文章做得不好的。」乍英笑着說。

「是呀！那裏及得你箕香文章老手！」一羣如狼如虎的妒忌從刺斜裏穿了出來。

「喝！這般容易！莫妄想這二十元獎金吧！」又一個冷嘲着說。

「我不要你們管。」箕香驕地裏又氣憤起來。

「喝！還要倔強嗎？來打！」

「打打打！……」

一羣刻薄的，滿懷妒意的他們，霎時又湧上來，把箕香團團圍住，你一拳，我一足，打得他哭

也哭不出來。

「不要鬧了！先生來哩！」乍英喊了起來。

先生果然來了！妒忌者都悄悄地各自奔散，只賸箕香在含淚抹他鼻管裏淌出來的血。

受了毒打以後的箕香對於應徵的事還不能忘，他一定要嘗試一下子，他以為即使失敗也算不了一回事，他既下了決心，所以他在自修的時間便着手作那篇小說心的創傷。

星期日到了！他快樂得什麼似的，他想要趁這天空閑時光來完成這件未可預料的工作。早餐還未吃完一碗，他便很快的跑到教室裏去。

「呀！稿子呢？」他藏在抽屜裏作了一半的心的創傷已不翼而飛了！

他急得什麼似的，四下裏亂找，那裏還有什麼踪影！夾在書本裏吧！翻遍了書本也沒有袋裏吧！也沒有；椅子下面吧！也沒有；他噙着一包清淚還是找。

最後他發見紙箋裏有一張碎紙——是全篇的百分之一——上面僅見創傷二字，這分明已被妒忌者暗地把他心血結成的小說毀壞了。

他不敢哭，他恐怕哭了被他們聽到又要白受一場恥辱。

這次他一口氣把那篇文章做完了，很清楚的謄寫下來，要求學校給他蓋了印，付郵寄去。

以後他時常聽見同學們冷嘲他說：

「箕香，獎金寄來嗎？恐怕已寄到西天佛國去了！」

「一篇文章二十元，二篇四十元……那末書也不要讀了，不妨去賣文發財！」

「真是自不量力！這樣蹩腳的文章也想去出風頭，恐怕早被人家送到紙簍裏去了！」

「不要自傲！比你好的全中國儘多着哩！」

他把這些諷刺語都忍耐着，他想只要將來成功，現在的恥辱都不足掛懷。

時間不留人，眨眨眼已過了好幾個月。起初箕香倒還熱烈的希望着，到後來却毫無影響；他以爲是不中了，或是郵差把他的信遺失了，所以他也早已把這件事忘了去。

春光已老了一半，校園裏桃杏早已謝盡，只有池裏的荷花已吐蕊怒放；溫和的初夏的薰風掠過水面時，很細微的起了漪漣。小魚兒成羣結隊在水深處翻筋斗。

箕香從園裏徘徊出來，忽然迎面奔來一個校役，遞給他一封信，他把信展了開來：

箕香先生：來稿殊佳，本所已錄入中學組第一名；茲附上現金二十元，作爲獎金。務希檢收。

此祝

學問孟晉！

世界書局編輯所啓

前路 孫家驥

一條冷靜的街上，兩面的店舖，還都在沉睡鄉裏。路上的行人，除掉倒糞掃除街道的役夫，和幾個拖黃包車的苦力以外，却很稀少。一個少年學生，提着他的書包，低着頭跑，憂鬱的氣色，很能表示他含着失意的深思。

他一頭跑，一面想：『他們兩老人家的意思，是叫我到雜貨舖裏學小夥；再隔一天，我便是雜貨舖裏的小夥，再不能進我可愛的學校。除了幫掌櫃做些無意識的微細瑣碎事以外，再不能去研究我的有趣底化學實驗。——本來我家裏很窮，那能進這些貴族學校呢？——然而我竟從此終止了麼？我就一步兩步地入此黑暗鄉了麼？』

他這樣想着，慢慢地一步半步地跑了一里多路；馬路上已漸漸人聲喧囂了，但是他一點也沒有聽見和看見。他仍繼續想自己隔一天以後的生活：『誠兒！你去送飯給少爺吃吧！』我一定又想：『我前日不也是學生麼？怎樣今天幫人家送飯給學生吃呢？』不送，又要受掌櫃的那副長面孔的申斥。唉！做小夥真苦痛，總沒有求學那樣快活！』

他不自覺已進了課堂的門，坐在自己位置上。——原來他這樣慢步走，學校裏已經上課

了——他聽見教師喊他同學：「張斌！你知道怎樣叫做『前路』？這『前路』二字響亮的聲音，纔打斷了他的深思；知道自己已在課堂裏，也是聽講的一個。」

教師在上面講着：「你們知道你們距畢業期，僅有小半年光景；你們把自己的『前路』，最好早早籌劃。你們各人的志願怎樣？」

有的說願研究教育的，有的說願研究農業的。他——誠兒——心裏想：「他們都能向光明的路去了。我呢，又誰知道再隔一天便入黑暗鄉呢！——然而我又何必要誰知道呢？」

教師又繼續講道：「你們都在青年時代，正可大有作爲；『前路』非常光明燦爛，但是你們向前走去，才能得着莊嚴爛絢的地位。並且貧苦不足以制人，魯鈍不足以窮人。求學譬如登山，他人坐車子，騎騾子，我步行，終是一樣的到山頂；不過他們快些，我慢些；並且自己用力到山頂，比倚賴他物還快樂。不過其間要努力的，就是『忍耐』二字。」

他——誠兒——本來難過極了，忽然聽見教師這一番爽利的演講，宛似吃了一劑涼藥，就深深的記下一種印象；可以說永遠不會忘記。——「貧苦不足以制人，總得一樣向光明的『前路』走去；只要自己努力奮鬥，總可以破除黑暗，尋出光明。」——他腦筋經過這番蕩激，覺得「前路」都是光明的，快樂的。——他轉身一想：「話雖這樣說，然而後一天的切，

總是逃不了的。」他的憂愁底深思，又從此開思，依然愁眉不展，比前次更利害了。

好清輝的月夜！一輪乳白的月亮兒，照得世界像銀白般的；可是他底含愁深鎖的面龐兒，依然能引起他無限挹鬱與煩惱。此奮鬥之少年誠兒，在公園裏，低着頭，背着手，在月光下可以看清楚他的眉頭深鎖，兩眼發直，有不可思議的心思。他想：『馬老師說：「求學譬如登山，不乘車馬，徒步亦可；只須人做。」但是我怎能逃過後天這一切呢？』過了一會兒，他點了幾點頭，『有了！只此一法，再無第二種法子助我自救！』又輕輕歎了一回氣，微露着半點含愁的苦笑。

他決計離他的家鄉，脫離他不忍抵抗的家庭，去向前尋他底「光明之路。」他覺得此時真快樂極了，宛似尋着了「光明之路。」隨聲唱道：『我可親愛的朋友，月亮兒哥哥！願你時常團圓；用你清輝的光明，照着我尋自由。我最親愛的父母……』他歌到此處，忽然停頓了。他轉覺傷心起來：『我父母多麼愛我，養得我這樣大，記得幼年病時，她——我母親——日夜坐在我牀前，叫妹妹唱歌安慰我。她——我妹妹——把果餌的錢，省下來給我買書籍。但我們都很愛我，可是都不能助我；我唉！我當如何？』歎了幾回，一滴兩滴地眼淚，早已灑滿了面前的花葉。

他決定了，他終究犧牲了天生的愛，離開最親愛的父母和妹妹。他走了，花兒草兒的影兒，迎着月光，蕩着微風，輕輕招展，影約表示送別和安慰。過了一會兒，愁慘的月色，招展的花影，都沉沉地濃睡了。却是靜悄悄的一個夜。

到了第二天，報紙上早登有尋人的廣告。

可是他——誠兒——已下了決心。他想：『今日離了家庭，自己就要謀生；否則，如何度此未來光陰呢！上海比較容易謀生，又便於求學。』於是搭船到上海，到上海的時候，身邊僅存了五六元，隨即在某工廠裏，找了一件小職務；每日半天讀書，半天做工，那時的生活，也就很難持。他果然能「忍耐」，做了一年多的工，聚了幾多錢，就正式讀書，後來又考取了德國官費留學。現在居然做了工業界的領袖。哈哈！今日工業界的領袖，原來就是昔日的逃兒。他尋着「光明之路」了；他猶記得當日馬老師對他作「前路」的解釋。

閒步

張善潢

竟是這樣閒步也會碰到這們奇怪的事——或許是我個人以為奇怪吧——竟有這樣的湊巧。

一個穿著一身黃色短衫袴的漢子——頭是剃的平頂，袴腳裏得緊緊地，像有些戲子的神氣——撐著兩手，對一個賣山芋的孩子唧咕著；——說的什麼話，一時也聽不懂。——那孩子起初還回幾聲，後來也不敢響了。一盤削好皮的山芋，散在泥地上，竹籃也擱在一邊。那孩子俯了身體，拾一個山芋便投到水裏去洗。那漢子還是噤咕著，像是罵人的樣子；旁邊走過幾個人來，勸著那漢子，似乎是勸他不必生氣，一面就呼叱這孩子，叫他趕快把山芋拾起來，洗一洗干淨便完了。我抬頭對那漢子一看，只見滿臉的「好漢」氣；手指中執著一枝燃著的香烟，似乎是個老吃客，因為他的手指已經變成老黃色了。

一刻兒之後，我們走開了。而那位好漢仍是含著香烟，氣哼哼地撐著兩手，在那裏假作看天。

顯然的，這漢子決不是一個所謂「紳士」的。因為我的紳士老爺們，總穿著馬褂和袍子。而這位「好漢」却祇有紳士的牌面。

「我想這定是一般 Rascal 的頭子」我無聊地對同行的 C 弟說。

「恐怕是的」C 弟很有興味的說：「這樣的人也能夠生在現代的！」

「那有什麼呢！」我默然想而不答。

路還沒走到十多步，對面正來了一位同學，我用怕羞的狀態，正想迎上去招呼一下。那位同學却同其餘的幾位正談得起勁。雖然，他的兩眼直對着我，但始終未回我一音；這個，本來是他們對待我們的常態，——像上級官長對於下級的一樣——在這時我却起了無窮的感想。

那位同學撐在腰裏的兩手，正和剛才看見的漢子一樣的有力。他們炯炯的目光，黑濃的眉毛，同時在我腦海裏踱來踱去。所各別的，不過那位同學有梳得精光的長髮，和一件黃色的縐紗袍子。

或許，我想，這位「好漢」的來歷是這樣的吧……

或許，這位同學的將來也是……

啊！我何苦呢？我何必為他們計算呢？我又何苦咀咒他們呢？

我就是這樣的想，一直想到我們臨時定的目的地——耳城內有名的千張包子店。

我這個「吃千張包子」的慾望發過了好幾回了。但是，不知為何，這次走到店裏，却又沒甚興味了。

心頭總是悶悶的，當我吃過了一個包子後，我的神思吵得我不高興了。我咀咒我的命運，

爲什麼一出門便碰著這些「魔神」，使我的思想擾亂到不堪同時，我不得不禁止我的思想，暫時撇開這些事，而完成我「吃千張包子」的工作，但是，怪事，我這天的思想終於恢復不回了。

我怕 余少良

我的靈魂充滿了世間的齷齪；我所經過的路程，都是崎嶇，寂靜，與淒涼。我沒有休息過一天，也沒有享受過一天的快樂，更沒有一天不流過淚，我在幽僻險惡的狹徑上獨自彷徨！我的靈魂已經勞倦了，我的肉體已經染透了人類的鮮血，世間萬物都是我的仇敵！現在我怕，的確怕，怕那骯髒血腥的前途。

我記得有一次遊到一個荒僻死靜的海濱：那裏沒有人烟，沒有樹木，也沒有高山，只有一塊幾千里的海洋，這時候是在一個殘冬的黃昏：天空沒有飛翔的鳥翅聲，只有一片片的黑雲被狂風括得四散，沙粒被它捲得好像火山暴發時的平原。此時隱隱地聽到瀝瀝的狂風，與澎湃的怒濤。一剎那，幾千里的瀚海被狂潮滾得一無所有。這個時候的我：臉色蒼白，魂魄離體，眼前佈滿了黑暗，足邊的滾濤仍然不絕地打上來。此時我的力量疲乏了，沒有一點力

氣去抵抗它，我只能嗚咽，流淚。前面渺茫的大海阻着我，後面死靜的平原驅着我。這個時候我失了主覺，我的決心就是死，就是死沒有第二路可以避免這個死！

我是個孤零的，並且是世間被棄者。我沒有勇氣，我不能抵抗大海的滾濤，世間什麼都不能抵抗！我已經疲倦了，我的靈魂已經燒滅了。我怕，的確怕，怕那黑暗渺茫的海洋，與滾滾的怒濤。

一夜的悲哀

蕭壽南

在靜悄悄的夜裏，大地上的東西都很甜蜜的睡着了。惟有他呢，獨自坐在空寂的書齋內，一點燈光，很慘淡地映着，表示很無聊的樣子。他心中無頭緒的心事，都不覺如潮地澎湃起來；頓時臉上露出悲哀的樣子，這時候窗外的烏雲，成塊的推過，微風颼颼地吹着，好像助着他的悲興；他想起伊，這時候不知怎樣，可能平安，可能有很好的幸福……他忽然很煩惱地憶起伊平時待我；何等親愛，何等甜蜜。現在呢，親愛在那裏，甜蜜在那裏。想到這裏，頓時逼着他沒有一點歡容。這時他不由的落下了許多親熱的淚；那四壁的蟲聲，牆上的鐘聲，好像是快樂的神氣叫他不要麻煩，但是他如何能够呢，如何叫他不悲哀呢。他雖是困倦，可是給一

切的悲哀打破了。桌上空擺着幾本書，他何曾去看呢；一床很柔軟的褥子，似乎也厭他的悲哀，又好像催他到這邊來；他又想着伊在家時的被窩，何等溫暖和密切，何等快活和友愛。……又想起當我和他初次見面的時候，何等友愛，何等真摯；結婚了以後，他的情意又何等的濃厚，使吾何等歡喜，何等的快活：「我記得有一次，不知爲什麼，遇到了不如意的事情，心裏很不快活，她竟能多方譬解，消失我的煩惱。和他遊玩，遇到很好的當兒，她竟能唱起很清脆的歌來。在這歌聲中，使吾格外的歡笑和快活，噫！現在他不知從那裏去了，從前的被窩裏，有許多甜蜜的夢。現在忽然變成很寂靜的了。伊的心中不知道有什麼的意思呢？唉！萬惡的軍閥，你們爭權奪利，也還罷。爲什麼要把伊沖去呢？現在使我何等的寂寞，從此以後，雖有煩惱，能得到一些安慰，使吾變成快樂，以後清脆的聲音，也不能到吾的耳裏，唉！他們何等的殘酷呀！」他一頭說，一頭又落下很可憐的淚。……原來他在前幾天，還在很高的禮拜堂上和他結婚，這時候他們倆何等的快樂呀，那裏知道結婚不到蜜月，就給戰事而沖散，後來戰事雖然結束，但是可愛的伊，却並無下落。可惡的軍閥，因爲爭奪自己的權利，却離散人家的夫妻，結成了多少愁怨。唉！這時悲哀的聲音，不斷地發出，給那微風送了出去，只聽得一種輕輕的回聲從外面來，好像說：「他又在悲哀了，他又在想起伊了。」……他的心裏雖然仍舊繼

續悲哀，但是眼睛好像不允許他的悲哀繼續下去。於是不得意的懶懶地到睡鄉裏去，鼻子裏的鼾聲也不由自主的響了，他的手足也慢慢地支持不住躺了下來，這時候外面的烏雲，慢慢散開了，颼颼的風聲也慢慢地靜下來，頓時空氣中寂寞了許多，只有那時，鐘却仍舊的響下去。

我知道了 建源

陰沉沉的天氣已籠罩了大地！北風呼呼地响個不歇。從昨日一直到了今晨！懸在壁間上的F氏的寒暑表，降低到三十度以下了！可憐那蔚藍色的長空，都被白霧遮滿了，只見碎玉般的雪花，越下得越有起勁，不多幾個鐘頭——下了滿天匝地的白，那一片淒涼的荒野，竟變成了玻璃世界，多麼的風光呀！為什麼沒有人來提前賞這難常得好景緻？

遠山朦朧，故鄉仍舊，不過缺少了一點的青翠的色，換上了一種銀光的特色吧！街路見不到有人的蹤跡，更聽不到一片的呼市聲，旁鋪著的野草雜花，都已冬眠了，在秋夜悲鳴的小蟲，失掉了牠們悲鳴的聲，綠陰遍地的森林，禿脫它很可愛的美葉，獨存留著硬枝老幹，一枝枝戴了雪頂，不屈似的戰著寒風，棲在綠葉叢裏生活的小飛禽們！現在跑到那兒去了呢？

好寂寞的松丈夫，柏學士，很沒趣味地生長著。雖是仍舊襯著它的繁密的綠葉，但是還少了雪夜敲門的朋友來和它伴。竹君子很驕傲地在風雪中搖動著，梅姐姐含著笑容迎了冬。一個月過去，又一個月復來，連接過去了好幾個月頭，好了！好了！那可惡的寒冬過去了。沒力氣的太陽，懶懶地發出它的薄光來，那時銀白色的大幕漸次打破；但是那無情的北風仍舊地吹著。轉瞬間——那禿童童的樹，和席地而睡的小草，也漸漸地發芽。

真的，前幾個月的光景是零落得了不得，現在呢？一概都煥然一新，催起了美麗的景緻。許多的間花野草，都欣欣然有生意，許多的動物，也慢慢地踱出他的蟄居的巢穴來，高尚的人類，尤更贊美這可愛的風光。

天桃絳李，含苞未放，好像十七八歲的處女，嫣紅的顏色，映得似她們頰上的胭脂。一羣尋春的小鳥們，高興地在牠們枝頭上唱著迎春之歌。

「O！我知道了！原來是春天到了。」

劫沙礫

太陽哥兒現出了疲倦的神態，已是預備休息了。我坐在自修室外天井裏梧桐樹下的長